

漢

書

補

注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淮南厲王長 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高修短之目盧文弨云今淮南子凡長字皆作修

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 補注先

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也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 師古曰不

敢更內之於宮中爲築外宮舍之 師古曰舍止也及賈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

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 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時厲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作有身爲是周壽昌云上云有身

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生厲王非是甫生高帝八年冬過趙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賈高謀反事

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未審也先謙案史記作有身周說蓋得其質吏曰聞上方怒趙

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

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呂不理其母補注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眞定厲王

母家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眞定厲王母之家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卽立子長爲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布換地凡四郡徐廣注

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已故得幸無患然

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卽位自己爲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

在師古曰蹇謂不順也騎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

音迺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請謁也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襲金椎椎之師古曰

曰襲古袖字也謂呂金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

推藏置覆中出而椎之事見史記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史記作到之當從到音相近而

謫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到也王念孫

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邑

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

補注先謙曰新書淮

國者畢徙之他所謂薄矣

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兒未畢

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

師古曰畢盡也

而殺列侯曰自爲名

補注先謙曰自爲主名也

也皇帝不使吏與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赦大王甚厚

補注沈

新書淮南難篇淮南王來入赴干乘之君駿臨鶴野也陛下爲稽顙

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留不讎讓數雷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

治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於天

子國橫行不辜而無遠乃多賜美人裁金寶而歸

漢補注先謙曰言

大王逐漢所置

補注沈

缺補注先謙曰輒言漢補

於漢廷而補之

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王僅不踐踏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

散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石師古曰散古委字欲謂曲也

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

吉曰顏說是一說欲傳位於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

于今詳上下文勢必不然

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師古曰稱皇帝之

厚德今迺輕言恣行師古曰負謫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師古曰呂千里爲

宅居師古曰呂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師古曰

曰沫亦頰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內反赴矢石野戰攻城師古曰

字從午未之未補注先謙曰官本頰作頰錢大昭曰次當作攻師古曰呂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

豐潔粢盛奉祭祀師古曰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

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師古曰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

不順言節行師古曰呂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

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師古曰幸臣有罪大者立斲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師古曰貴布

高師古曰於兄耳師古曰衣一劍之任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俠惟以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

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觸動也動於情則不自制而妄行也詳

官本作詳詳詳古通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

位奮諸賁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補注先謙曰時汝諸王得立高帝廟於其國故

昭云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呂安周齊桓殺其弟呂反國

章昭曰子

然

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呂安秦

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

判兄也言

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呂便事

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

母於咸陽宮也

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呂便事

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

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節

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呂安

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

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呂安國使事而欲呂親戚之意望於太

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貴

義太上者最上之稱經傳言太上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言欲

望於太古上聖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先謙曰天子尊無二上

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
亡之諸侯游宦事

人意不當釋爲太古上聖也仍依如說爲正
而藏隱也補注錢大

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昭曰舍匿即季布傳購求布千金敢有舍

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是

言先謙曰之往也言有罪逃往諸侯國游而爲客宦而爲官或爲

奴僕以事人及平人容匿之者論其罪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

皆有當坐之法也下乃言匿於王所者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

各有所主而坐其罪補注先謙曰罪人逃匿在王所今諸侯子爲

則吏主其事者坐罪也言相不匡正舉奏當坐之

吏者御史主補注先謙曰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之御史主督察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

之下中尉同

從蠻夷來歸誼及已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補注錢大昭曰

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義來降名數戶籍也萬石君

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此言蠻夷歸義及流民

之無名數自占籍爲民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

者內史縣令主之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已
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已
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

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

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

七年爲御史大夫先謙曰長廢在六年與宗正廷尉雜奏補注先

時敬尚未爲御史大夫行事若今署任補注先

記作宗正臣廷尉臣補注先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

賀備盜賊中尉臣福補注先屋蓋儼天子儼比也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召其郎中春

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補注先漢郡縣及諸侯國

之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百二千石所

當得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補注先

曰官本作所不當得考證云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先謙案注文

如薛顏三家所見漢書本皆無不字裴駙集解亦止引如薛二說

未別加案語似史記本無不字後人增之也史記下文又云開章

之淮南見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亦

奉以二千石所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當得之一證大夫明其爲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士伍

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爲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士伍

反人耳不妨但爲大夫也補注先大昭曰大夫民爵第五級補注先

開章等七十人補注先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補注先

曰新書五美篇云機奇啟章之謀不生淮難篇云通棧奇之徒啟

章之等啟章即開章避景帝諱改也盧文弨云漢書作柴奇柴與

樓音義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欲曰危宗廟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棧疑因棧形近而譌

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呂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音軒嚴助傳作問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

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廢小肥陵

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廢小肥陵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廢小肥陵肥陵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

陵山下有肥陵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東南淮南厲王殺間章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

則亦唐初旋置旋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李兆洛鳳臺縣志云淮南厲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遠葬諸安豐東又八公山有肥陵之

稱而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阜之迹先謙曰如沈說則以肥陵為八公山者是也然史記作肥陵邑正義引括地志云肥陵故縣

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與諸書合蓋當時事覺長令間章遠匿肥陵後知不可掩乃殺之即葬其處耳李

氏嫌疑未諷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諷誑也音莫連反次下亦同補

可據也注王先慎曰頗說非也初言不知安在謂告往捕之吏不知問章

窮知其詐長知不可掩乃令簡忌殺之肥陵即又陽聚土樹表其葬其地情事如此文特例敘遂致讀者難明耳

上曰開章死葬此下

師古曰表者豎木爲之若柱形也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

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已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

當棄市而王臧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補注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擅罪人無

告劾繫治城旦已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已下

五十八人

補注先謙曰死罪及城旦舂以下不應赦者長皆赦之上城旦下亦當有舂字史記有

賜人爵關

內侯已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

肯見拜使者

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南海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偃臥以發書

南海

民慮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海王反陸

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

軍降處之上途後復反即其事也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已

賜吏卒勞苦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四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

長不欲受

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

補注周壽昌曰織南海王名見高紀

史記多一民字緣上南海民而誤也若是民何以忌擅播其書不能上書獻璧帛乎無民字是先謙曰史記無帛字

呂聞

文穎曰忌
蕭忌也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

補注先謙曰史記
此下有春又請長

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
附漢十七字春蓋其郎中

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

補注先謙曰史記置
作致置致字古通吏

二千石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

補注齊召

郡守也南曰按卽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爲太僕至八年薨錢大昭曰時灌嬰陳嬰皆前卒故知是夏侯嬰也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張晏曰嚴道
邛蜀郡縣也邛

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補注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榮經縣治有邛來山在縣西五十里

遺其子子母

從居師古曰子母者
所生子之姬妾

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補注先
謙曰史

記鹽下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屬之
屬食器盃椀之屬

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

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
母則有子者令

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補注於是盡誅所

先謙曰官本亦上無則字是村人當從史記作才人與謀者迺遣長載曰輜車師古曰輜衣
車也音留令縣次傳補注先謙曰遷
以郵傳致之也

與謀者迺遣長載曰輜車師古曰輜衣
車也音留令縣次傳補注先謙曰遷
以郵傳致之也

爰益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曰故至此且淮南王爲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

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復音扶目反補注王念孫曰令當依史記作

今今復之卽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卽字

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卽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

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

今猶卽今也餘見釋詞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

補注先謙曰史

記有吾安

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

補注周壽昌曰宋書文帝弟彭

能勇四字誘謀逆被廢後讀此傳歎曰自古有此

迺不食而死

補注先謙曰

我乃不知得罪爲宜蓋有感於斯語也

孟康曰檻車有封也

補注

人生一世間安能

縣傳者不敢發車封

先謙曰史記縣傳淮南王

者皆不敢發車封下乃接淮南王謂侍者曰

至雍扶風雍縣雍令

發之曰死聞上悲哭謂爰益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益曰淮

南王不可奈何

補注先謙曰不可奈何猶言無可奈何也願陛下

自寬

補注先謙曰

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

語當參觀本傳

迺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師古曰逮追捕

之也餽亦饋字耳補注先謙曰侍候問也

皆棄市迺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

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

補注先謙曰史記憐上有上字不可去

王有子四人年皆

七八歲

補注先謙曰新書云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立戾泣治迺

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

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尙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

食况曰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序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縵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

人不能

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

師古曰蘇及共工皆堯舜之同

姓故云骨肉補注先謙曰顏說非也書大禹謨言丹朱用殄厥世蓋堯時實已逐之他方舜在位乃封之孟子言舜封象有陣或曰

放焉史記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放出不收朱象管蔡是矣天下

稱聖不曰私害公

補注先謙曰史記聖下有何者二字

天下豈曰爲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補注周壽昌曰城陽王喜景王章之子

而追尊諡淮南王

爲厲王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諡字

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

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

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

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

補注錢大昭曰淮南二字闕本不重先謙曰官本不重

其相

曰

補注周壽昌曰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此景帝三年事則將兵之相疑是釋之

王必欲應吳臣

願爲將王迺屬之

師古曰屬謂呂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

捷達已先薨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先謙曰官本蟲作蟲捷捷無也字功臣表蟲達子捷孝文元年嗣侯不作捷

淮南王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

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王爲貞信

迺勞苦之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呂褒之及薨遂

賜諡爲貞王廬江王呂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徒爲衡

山王王江北

補注先諡曰廬江王曰江南得豫章廬江徒江北則漢收二郡斷其通越伍被傳略衡山數語可參證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師古曰喜音詩吏反亦欲呂

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補注齊召南曰按此

篇較史記有補有闕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

缺略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與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

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略耳周壽昌曰淮南要略

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

昌號曰八公高誘序蘇非作蘇飛作爲內書二十一一篇外書甚眾

八人惟左吳雷被伍被見傳中 補注先諡曰官本考證云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一篇外三

十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

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張晏曰黃白金白銀也師古曰安於天

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呂安屬爲諸父

師古曰賜賜書也賜常召司馬

叔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賜書也賜常召司馬

相如等視草迺遣

師古曰草謂爲文之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祕之使爲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補注王念孫曰傳當爲傳與賦古字通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意

辭賦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

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

德及長安都國頌蔡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

也若謂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難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

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

解序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

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

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尙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補注王文彬曰文選吳都賦劉注賂貨也先謙曰史記言王時時怨

望厲王死時欲時逆未有因及聞武安侯其羣臣寶客江淮間多

言大喜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以安父廢徙建元六年彗

輕薄呂厲王遷死感激安補注先謙曰以安父廢徙建元六年彗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

蓋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曰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

遺郡國補注先謙曰郡守令國諸侯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子之王

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子金錢爲中調長安孟康曰調

音偵西方人曰反問爲謂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滿曰調音朽

政反師古曰謂有所候伺也如滿是矣偵者義與謂同然音則異

音丑政反補注錢大昭約結上左右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

曰說文謂知處告言之約結上左右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

女陵通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乘市岸頭侯元朔二年上賜

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

先謙曰外戚傳修成君男女各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

內補注周壽昌曰內房也

終不近妃

補注先謙曰史記

妃求去王迺上書謝

歸之

補注先謙曰高五王傳修成君女

后禁太子遷及女陵擅國

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補注先謙曰

近

太子學用劔自己爲人莫及問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劔也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

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藩

使郎中令斥免欲曰禁後

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補注先謙曰被爲郎中乃郎中令屬官故使郎中

免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

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補注錢大昭曰案

壽春嚴正上書言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又衡山王告

太子不道事下沛郡治趙太子丹事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廣

川王去事治鉅鹿詔獄此重河南二字疑衍文先謙曰據師古注

所見本已重河南二字史記亦重則二字非衍文也正義以詔下

其事廷尉河南爲句注云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

十

之明證河南治三字自應連下爲文顏讀誤也

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毋遣

太子

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

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

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

卽訊太子

師古曰卽就也訊問也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

淮南相怒壽春丞畱太子逮

不遣

如高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請相

補注先謙曰爲丞乞請

相不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

師古曰從讀曰蹤

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

京師候司其事

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卽刺殺之臣亦使人刺

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卽

訊驗王

師古曰卽亦就也補注陳景雲曰中尉當是段宏考段黠

先謙曰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先謙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

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

不發中尉還言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

師古曰雍讀曰壘格

音開講技闢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上有廢字索隱引崔浩云詔書莽擊匈奴而王壘過應莽者漢律所謂廢格則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廢字不可少

使中尉宏赦其罪罰呂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

補注先謙曰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

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爲妄

言言上無男即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與下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對文漢不治三字不可

去常是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呂爲妄言非

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

諫曰索隱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盡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

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補注先謙曰膠東王寄常山王舜皆景帝子諸侯竝

爭吾可已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補注先謙曰行仁義上無煩加親字此親字當

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倒耳上文王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
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王不

愛后太子皆不呂爲子兄數如高曰后不呂爲子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爲侯師古曰分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

陰結交師古曰與外欲害太子呂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

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

曰補注周壽昌曰嚴正史記作莊莊班氏以毒藥苦口利病忠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

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

書既聞上呂其事下廷尉河南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其是

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子平嗣於

孝景二年坐謀反自殺國除審

平卿蓋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

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召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召吳楚七國爲

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

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

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

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已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爲

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爲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補注先謙曰爲史記作僞古爲僞字

通故僞亦作爲左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

知釋文竝云爲本作僞詩采苓人之爲言疏引定本作僞言白帖

成義蘇以詐作二字釋爲字之義顏云爲得罪猶言詐得罪不煩增文以

之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補注先謙

曰索隱崔浩曰一日猶而說丞相引下之如發蒙耳如指曰曰物蒙覆其頭而

一朝夕然無定時也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辨也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謙曰為

亦讀曰僞史記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

盜卒之掌遂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

代人為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褚郭璞曰言衣赤也是亭吏

皆絳績絳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說文卒下云

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綴下云以絳帛著於背上即

此所謂求盜衣也沈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

云絳績絳衣蓋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曰史

記作東方接下言南呼言曰南越兵入注先謙曰史記無言字欲

越兵入則南方是也呼言曰南越兵入注先謙曰史記無言字欲

因曰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曰建辭連太子

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

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曰出為解師古曰不應

也解者解說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

若今言分疏矣

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

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讀曰豫

太子念

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爲口絕

補注先謙曰謂無證其事者

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

無功臣願會逮

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

王亦愈欲休

補注王念孫曰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

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

二語正相反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

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

秦傳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間篇偷作愈是

太子自刑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

以刀刑傷之並訓爲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

子王后園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呂聞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

客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

皆呂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

王上曰諸侯各目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

一月衡山反謀發覺稍後故上特原之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補注王先慎曰按功臣恩澤侯表元朔五年朔十六年薨元朔

六年正當嗣侯時且據史漢表功臣位次平陽第二蕭何第一何

曾孫勝元朔元年坐不齋耐爲隸臣至元狩三年慶始紹封故此

井儀也釋文襄本居首也讓襄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

讓今各本仍作襄是其證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

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有詐僞心曰亂天下營

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

蘇與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十一年昭元年傳竝云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異本書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人臣

無將語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文同公羊而不言

傳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蓋漢時義說如此或以

爲春秋下脫傳字非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

也史記亦無傳字補注先謙曰史論國吏二百石

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補注先謙曰史論國吏二百石

呂上及比者

師古曰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

相教皆當免

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

補注先謙曰官本

其非吏宅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

官作宦史記同

呂章安之罪

師古曰使天下明知

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

補注先謙曰據上文行邪僻

辟字亦不

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

補注先

公卿表宗正劉棄

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

爲九江郡

師古曰夷謂誅滅之補注先謙曰集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

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次

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馭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賁望禮節間不相能

師古曰兄弟

相賁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呂應之恐爲所并

補注先謙曰仇破傳載

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王益具知淮南本謀矣

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

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

內史呂爲非是卻其獄

師古曰卻退也補注先謙曰衡山內史也

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

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爲

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呂上

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

已下自除國中今呂王之惡天子皆爲置

衡山王呂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史王謀反事

如淳曰史讚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

謂獎勵也補注沈欽韓曰縱史即慈愆廣雅慈愆勸也

后乘舒死

補注錢大昭曰闔本無乘舒二字

立徐來

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

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呂刃刑傷之后呂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

師古曰爲夫所奔而歸也

與客姦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與奴奸又與客姦案下言無采與奴奸則彼文無根

太子

數曰數讓之

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

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

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曰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曰事計須撫之

與其毀太子王曰故數繫笞太子

補注先謙曰史記繫作擊是

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后假母者

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孀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傅母屬

王疑太子

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

補注先謙曰史記自言下有病字是也謂太子實不病雖自言病而面有喜色幸王死已得立也有

喜色是孝無采見之無太子自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言有喜色之理明此奪一病字

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

孝亂曰汚之欲并廢二子而曰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

己無已時

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讓語無休止

欲與亂曰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

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曰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

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

請上書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始或作強先謙案強

子發孝無食僧言努力加餐此爲惡言以對王也上書者上書於天

采姦亂事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

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呂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

曰將軍今居外家補注錢大昭曰今南監本闕本作令先謙曰多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日夜從容勸之按上文曰

夜縱史王謀反事縱史史記亦作從容從容縱史音轉而義通也

班氏易此文從容爲將養是將養亦常與縱史同義將謂扶進之

養謂長育之總謂導成其反謀耳顏讀將爲獎獎養二字文義不

屬其說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補注先謙曰史

非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輶兵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輶

矢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輶兵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輶

更言鐵矢膠束王傳作兵車鐵矢亦無義鐵與鐵皆當爲鐵字加

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緩矢亦無義鐵與鐵皆當爲鐵字加

近而謀也夫以失引之云兵車鐵矢亦無義鐵與鐵皆當爲鐵字加

下國引失也夫以失引之云兵車鐵矢亦無義鐵與鐵皆當爲鐵字加

金鏃翦羽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

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射

知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

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邪者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濞傳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補注先謙

東上有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已

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也元朔五年秋當朔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師古曰爲相

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英契約爲反具補衡山王即上書謝病

上賜不朝補注先謙曰史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

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已淮南事繫師古

曰漢有司捕繫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即字此即王聞之恐其言

與則同字時淮南事覺迺引及贏吏捕繫之也

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已爲不道事補注先謙曰史下沛郡治元

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

師古曰爲頭首而藏匿之

孝已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先謙曰雅

常也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

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

師古曰就問之補注周壽昌曰案公卿表中尉司馬

安大行李息

王具已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曰聞公卿

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

罪

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孝

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蠶前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

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爲郡

補注先謙曰史記爲衡山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

先謙曰據表爲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

合是徒二年當作徒一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三引宋

年十四年當作十三年補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三引宋

年嗣位至天漢三年正五十四年作三者誤也式本表作成史表

作武形近致子寬嗣十二年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年後二年後

誤未知孰是

之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祀

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

應五年遷孝昭始元四年書大鴻臚田廣明為衛尉此後元二年

事正當廣明為鴻臚時不容別有大鴻臚利其人疑利為明字之

誤又奪去王曰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補注錢大昕

山郡無北安縣惟盧縣注云濟北王都疑

北安為盧之誤或初名北安而後改盧也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

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悍好為寇亂常須曰兵

信哉是言也言北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曰丞輔天

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承按說文丞作丞下云甥也從竹從

從山山高奉丞之意承下云奉也從手從卩從竹音義並同故

經典丞承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究反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王下有

過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

漸漬之漸靡與靡同釋說謂靡亦云漸靡使之然也素漸請

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訓為相隨從後訓為盡皆失之師古曰剽夫荆

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迺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漢 蒯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

七客謂臧生卽蒯生也聲之輕重先謙曰范陽在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本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

後史家追書爲通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 籍注宋祁曰一本定作燕先

十城引兵擊范陽時未略燕地也一本非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

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

曰何呂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 籍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史記入之張耳傳足下上

有秦法重三字似不可省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

孝子所已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呂物

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

日補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為補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刃補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報補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方補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插補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而補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名補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弔者也曰何曰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

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曰必將戰勝而後略

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曰為殆矣師古曰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
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武信君也臣
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曰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
貴故欲曰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補注宋祁曰一本利下

本國本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

固守孟康曰嬰已城自繞補注先謙曰文選曹植賈躬詩李注引說文嬰繞也嬰城固守謂繞城守禦耳陳湯傳時康居兵萬

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環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

攻也師古曰金曰險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爲君計者莫若已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

馳騫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

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

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已此說武臣武臣已

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張耳傳同本書燕字駁文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

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

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何已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補注先

謙曰集

解引韋昭云載今小車中隆起者

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

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

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卽畱之縱酒罷備漢守禦

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呂鄒生爲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

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卽立信爲齊王

呂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

說信令背漢乃先徵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

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

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

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間

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

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

壹呼

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爲侯王呼音火故反

天下之士雲集魚鱗雜襲

雜言相雜而累積補注沈欽

飄至風起

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補注先謙

韓曰魚鱗謂若鱗之相比次曰飄史記作標是也說文標火飛也今楚人猶謂火之飛起者曰

標音補遙反欲傳勝廣標起標起猶標至也此言士之趨赴如火

之怒飛風之疾起也下言風起上不得復言飄至燦飄音相近故
原諺爲飄師古讀飄爲焱者數敗賦歎碑馳音蓋誤焱爲焱諺初
師又以飄爲能也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今劉
說詳司馬相如傳

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

鞏雒岨山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滎陽傷成皋張晏曰於成

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

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補注然

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

今已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

疲師古曰呂臣料之師古曰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

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

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補注王念孫曰墮者輸也謂輸

肝膽以相告也左昭四年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人

將廢幣焉服虔注墮輪也言將輪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輪爲

墮也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輪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

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

同師古亦誤訓爲毀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已足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曰制其後因

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

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補注先謙曰懷諸

侯曰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

頸之交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鷹陳釋之事師古曰鷹音一點反補

澤釋古通常山王奉頭鼠竄曰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

作奉項嬰頭而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

竄逃歸於漢

音呼各反 詆音 蕪又音丁 計反

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

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

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五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

而人心難測

也今足下行忠信已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

多大於張嬖陳釋之事者故臣已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

矣

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宋祁曰楊本用諸 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

大夫種存亡越伯句

踐師古曰令句踐致 霸功也伯讓曰霸

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

師古曰殫盡也

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已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已忠臣

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已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

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

說

師古曰說 讀曰悅

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已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已報

師古曰且音子 餘反鄉讀曰嚮

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

師古曰言其計略 奇異世所希有

今足下挾不賞之

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

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

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

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

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儻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師

曰齊人名小兒爲儻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儻音都濫反或曰儻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

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補注先謙曰謂計慮所及不能致其決故猛虎之猶與不如

蠶螽之致螽師古曰與讀曰預螽螽也螽毒也螽音丑界反螽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

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補注先謙曰史記童子作庸夫又孟賁句上有異驥之駒獨不如馬之安

步二句下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

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補注沈欽韓曰

越語范蠡曰臣聞之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得時無怠時不再來

曰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

師古曰告令罷去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

巫天下既定後信曰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

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通詔齊召蒯通

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捕之也史記召作捕

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

師古曰若

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當彼時臣

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

張晏曰呂鹿喻帝位

天下其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願力不能

師古曰願念也可殫

誅邪

師古曰殫盡也

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

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

之不從則殺也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

之師古曰自恥從亂曰爲醜惡也

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

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

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曰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

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謙曰詩云爾之安行我

今合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卽東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補注

先謙曰緼與藹通文選西京賦既藹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師古曰治謂燒治死犬燂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

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補注洪亮古曰案列子言嫁于

衛意同爾雅嫁往也方言自家而出謂之嫁未嘗卑節下意曰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

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曰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

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通善齊人安其生

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紀作安期生

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

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

補注先謙曰及安其生

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爲淮

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呂百數被爲

冠首

師古曰最居其上也

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

師古曰私諫之補注先謙曰微

也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

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諸侯王國止有

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亡國爲言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被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

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淮南王傳王以謀反斥雷被事削邑復召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

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

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

之臺也

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

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

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

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爲大王畫計耳

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臣引宋祁曰越本作F臣先

議案作不是不卽否字王問被許寡人乎而被答以否也史記作

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臣不云小臣下

臣也小下二字皆後人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

以不字爲誤而改之耳

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稱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勅

注先謙曰官本預作豫是無之字

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曰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

治乎亂乎

補注先謙曰史記庭廷是下美廷不誤又被曰天下此文與史記序次不同皆班氏刪改不備載

治王不說

師古曰說曰公何曰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之序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引宋祁曰新本去也字

錯遵古之道

師古曰錯音干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寶服羌樊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樊西南夷也

音蒲廣長榆

如蒲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曰

北反廣長榆爲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卽衛青傳所云榆谿

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

補注

謂之榆中

謂之榆中

謂之榆中

曰浙本句末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

而制山東公呂爲大將軍何如入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呂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爲用騎上

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神力引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

作身材如此先謙案史記作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

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

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

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

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曰食地爲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

文言外家姓近爲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也呂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呂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

爲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

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呂爲錢煮海水

呂爲鹽伐江陵之木呂爲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

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爲六國七當爲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卽今潤頭

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夫呂吳眾

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

不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卽死一言耳臣瓚曰

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願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

顯危亡呂此致死也補注劉攽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

文彬曰言男子所甘心赴死者卽決於反之一言耳諸說皆且吳

未晰先謙曰集解引瓚注作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

反計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章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

也上妄加樓字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樓緩集解駟案漢書直云

緩無樓字樓緩通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謙案裴在顏前

所見漢書如此則本書無樓字明矣據下周被陳定此不應獨釋
名或班書偶佚之史記所稱容與六國時人先後同名必併史記
疑爲後人所益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亦未必然也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
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

何足

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

曰言此北尚峻阻其豁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補注王念孫曰案
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
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人言絕成皋之
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豁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曰爲何如對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

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

如清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
陳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

閒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爲閒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
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間已有當爲中已有閒有閒即謂有
隙可乘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無

應卽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卽無應奈何衡
山傳云衡山王賜恐爲所并以知淮

南本被曰略衡山呂擊盧江

補注先謙曰盧誤官本及史記作廬

有尋陽之船

補注沈欽

韓曰通典漢尋陽故縣在江北今蕪春郡界晉溫嶠

守下雒之城

移於江南先謙曰尋陽廬江縣今黃州府黃梅縣北

結九江之浦

補注先謙

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

絕豫章之口

補注先謙曰正義卽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

強弩臨江而守呂

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

師古曰屈音具勿反

可呂延

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呂爲什八九

成

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

公獨呂爲無福何被曰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

師古

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嚮

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

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

補注先謙曰有道燔術之士謂儒生也

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

師古曰瀕涯也海濱謂緣

海涯之地瀕音類又音賁

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女子紡

績不足於葢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

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

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補注先謙曰屈字雙聲不當爲其上注文音具勿反其

乃具字之誤廣韻區勿切集韻渠勿切區渠具音一也欲爲亂者

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

百工而行

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

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

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

志云豐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於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

於是百姓悲

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師古曰五嶺解在張

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

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

相立卽移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

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補注沈欽韓曰據淮南人聞訓秦皇使尉屠維伐越三年不解甲弛弩越人攻秦大破之殺尉屠維與尉佗事不相涉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亦

言之淮南書卽伍被等所撰然則被今陳辭無容不知而妄說趙
佗也先謙曰史記此下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
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三句案踰嶺攻越佗亦從役惟行
止王在後耳此文不言王越卽爲無累辨士之言難可徵實也行

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

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

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

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補注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驗云亡行之名合胡誰代者起東南

周壽昌曰高帝先幾後發可補本紀所未及聞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聞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

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燬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蹈瑕候間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

於行陳之間呂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

視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汎愛蒸庶師古曰汎音也汎音

數劍反 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

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而大將

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揚作揚考證云揚應

木從手之字多通作非誤字樊噲夏侯嬰傳亦作揚熊其作

揚者後人所改獨楊雄作揚雄不改後遂以為與揚異姓矣王曰

陳勝吳廣論之被曰為過矣師古曰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

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

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

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補注沈欽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補注錢大

子無此文或曰孟子外篇文止此二句下是伍被引是紂先自絕

仲之詞王氏藝文志攷證合下二句皆為孟子非是

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

命之書

補注先謙曰

為羣臣先

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補注宋身死

于東宮也

如清曰王時所居也

被因流涕而起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

流卽起歷階而去與此不同

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曰微幸邪師古曰微要也

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

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曰實其地可爲

丞相御史請書

師古曰謂許爲此文書令徙人也補注先謙曰請奏請也許爲丞相御史奏請徙人之書徙郡

國豪桀及耐罪曰上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耐呂赦令除家解在高紀解先謙案下解字衍

產五十萬曰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

師古曰曰赦令除請遇赦免罪者補注先謙曰史記

作赦令除其罪

益發甲卒急其會曰

師古曰促

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注穿郡曰趙本無僞字今謝本郭本亦無先謙曰左右都司空者

左右司空及都司空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備

府迺有左右司空晉說非也又表云護軍都尉武帝征和四年初

置持節從中都官徒于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顏注亦云中

官京師諸官府也先謙案文云上林中都官疑上林二字不當如

晉注連上爲文中都官亦不當訓京師諸官府或中都官月屬上

林後隸護軍都尉也若如顏說則但稱中都官
即可以該諸官府何必更言左右都司空乎
逮諸侯太子及幸

臣師古曰追對獄稱注先謙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

說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辯武黨可曰徼幸師古曰黨王曰此可

也雖然吾曰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爲此後事發覺

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縱跡如此補注先謙曰縱天子曰伍

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

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

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補注先謙曰久之

太子疑齊曰己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使吏逐捕

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

關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至作王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補注宋祁曰上書訟太子

舉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謂欲取必於萬乘

呂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

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補注從軍擊匈奴極盡

死力呂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補注

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閣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

臺宮也補注周壽昌曰黃閣自請願呂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

犬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自請願呂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

義反補注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既言被

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較禪衣卽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

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

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

字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

縠者爲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

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

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婦人衣也如信曰

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懸深衣績袷

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緇角割

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問

篇衣不務於隅臍之削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釋名裾倨倨

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是

今朝服之曲裾蓋古制本直裾元端服是也曲裾則深衣之制而

漢明帝以爲朱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

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葆袷當旁注袷謂裳幅所交裂也

凡袷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義云幅廣二尺
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裂之闊
頭尺二寸狹頭廣六寸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廣二尺
裂一福而爲之按此則一幅斜剪若燕尾喪服注所云燕尾二尺
五寸卽交輸裁者也先**冠禪纓步搖冠飛翾之纓**服虔曰冠禪纓
謙曰官本注績作纓是**冠禪纓步搖冠飛翾之纓**故行步則搖纓
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折翠鳥羽纓纓絲爲之卽今方目紗是也纓音
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纓纓韓曰士冠禮注纓一幅長六尺足
山爾反搖音戈招反補注沈欽韓曰士冠禮注纓一幅長六尺足
以結髮而結之按以禪纓卽是冠非也先謙曰上冠笄充復以首飾若步
搖之冠也服以禪纓卽是冠非也先謙曰上冠笄充復以首飾若步
步搖冠名晉書載記慕容廆傳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
好之乃斂髮雙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說遂爲慕容馬充
趙人與燕代密遇則步搖冠乃其鄉俗故是充所常被服也官本

注戈作
弋是

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棱如崖岸之形

帝望見而異

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曰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

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臣敵爲師事不可豫

圖上曰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

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侈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

文穎曰令貴戚
身待於北軍也

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

侍中諸當詣北軍者

補注宋祁曰
祈本名作召

移劾門衛

補注先謙曰以所奏
劾移文於門衛也

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

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曰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曰充忠

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師古曰
中當也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

師古曰

曰武帝之姑卽陳皇后母也

補注陳景雲曰案功臣表館陶公主
于堂邑侯陳季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卽主卒於

元狩之末及江充貴幸主沒
已十餘年館陶字誤無疑

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

補注劉
攽曰是

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

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師古公主之師古盡劾沒入官道如清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後充從上甘泉

車騎也師古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後闕本師古作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在上側得行其護構也頗說誤

逢太子家使師古太子遣人之甘泉乘車馬行馳道中充曰屬

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

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

其力者久之坐法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充爲水衡都尉五年爲太子所斬不云前坐

法免與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爲巫蠱事連

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

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崇在巫蠱

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於是上曰充爲使者治巫

其字從出從示者鬼神所已示人也

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捕

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

張晏曰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造巫視鬼詐目酒醴地令有處也

誣其人也補注先謙曰二說皆非也巫能視鬼故田蚡傳蚡疾一

身盡痛上使視鬼者瞻之是也夜祠者夜祠禱而祝詛者也下息

夫躬傳即其證言捕蠱及夜祠之人豫埋偶人於其居又以他物

染汗其處託爲鬼魅之迹迺使胡巫視之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

鬼所染汗令共知有埋蠱處從而掘之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

服之鉗鉗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曰巫蠱吏輒劾曰

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

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呂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

事云充使胡巫作而禮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補注周

漢世斥人曰虜充趙人呼爲趙虜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

猶婁敬齊人高帝斥之曰齊虜也師古曰語在戾園傳師古曰

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語在戾園傳師古曰

子傳也其中敘辰太子後
加益置國邑故云辰國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爲眾所異哀帝初卽位皇后父特進孔鄉

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爲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先

是長安孫寵亦曰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爲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

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卽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

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補注周壽昌曰中山孝王與元

帝子馮太后媛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爲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祝詛罪令自殺所謂其罪不明也是後無鹽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道徑作徑道

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

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爲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

私議補注周壽昌曰先當作宣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補注先謙曰雲

思王字子宣帝孫

欲求非望

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呂醫技得

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

師古曰杓所呂拊把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

荆軻

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

計也

補注先謙曰發官本作察引宋祿曰察當作發

躬寵適與中郎右師譚

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

其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

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

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

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

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已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

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

師古曰疑不實也

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

覆有佞邪材

補注先謙曰傾覆言傾險反覆也

恐必撓亂國家

師古曰撓撓也撓音呼高反不

可任用嘉曰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

其口見之仄目

師古曰仄古側字也

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

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

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

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

御史大夫賈延

瑳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駸

不曉政事

師古曰駸愚也音五駸反

諸曹已下僕遯不足數

師古曰僕遯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

反遯古速字補注錢大昭曰詩林有樸楸毛傳楸小木也僕遯與

樸楸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遯字當爲樸

楸杜牧集上吏部高尚書壯人惟樸楸又賀平党項表臣僻在小

郡樸楸散材皆用此尉繚子吳起與秦人戰僕楸之蓋足以蔽霜

露亦謂以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

使狂夫噪誦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誦音

念孫曰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崖方也是崖與方

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

引廣雅涯方曰崖並與崖通先謙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

師古曰竟讀曰境

京師雖有武彘精兵

補注沈欽韓曰彘是鋒之

將軍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

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補注

窺是爲牛步荀子勸學篇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

高小夫懷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爲師古曰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也

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

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呂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爲字可度地執水泉廣漑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

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呂省轉輸

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補注先謙曰丁哀帝母家傅祖母家也詳

外戚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

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曰爲單于當呂十一月入塞後呂病爲

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寢遣強盛欽寢之寢音

灼曰音詩載寢其尾之寢師古曰已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寢字爲寢

呂應服氏之音尤難真矣補注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有微字錢大昭曰爰何奴傳作援先謙曰官本欽定之楚作之虞是無詩字及蘇捷居疆燿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

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補舉兵

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

爲卑爰遣使者來上書曰所曰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

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戍已校尉保惡

都奴之界補注沈欽韓曰車師前王庭也後漢爲伊吾盧聲之變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

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皮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曰事而

應之沮其所爲不用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其次伐交者也援者則聞誤之令其解散也

補注沈欽韓曰語見孫于謀攻篇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

祿曰爲中國常曰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

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補注先謙曰蕃與藩同今單于曰疾病不任

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

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拑祿曰師古曰拑從後引之也謂引蹶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爲國家

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爲謀策曰壞之補注先謀曰幾如字讀幾先

謂幾之先見也躬言爲國家計於幾先謂於將然也張頤句讀未明因而誤解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

之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

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

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師古曰弗讀與字同補注先謙曰哀紀在建平

三其法爲有兵亂補注先謙曰占驗之法也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補注先謙

日哀紀在四年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

師古曰教慧也斬一郡守呂立威震四夷補注先謙曰因呂厭應

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曰行不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欺哉天之見異所已敕戒人君

師古曰見謂顯示也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

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

師古曰說讀曰悅

辨士見一端或妄自意傅著星

歷

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

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

謀動干戈設爲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

師古曰郡守諸侯相

車馳關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補注劉公曰云當曼云云二字

即上所說也

辯口快耳

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

傾險辯慧深刻也

師古曰諛古諂字

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

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

師古曰繆

讀曰穆

曰敗其師

師古曰敗於殺

悔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

師古曰

日語在秦誓

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已先入之語

爲主

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爲此計入於帝耳

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

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

師古曰謂玄象

未聞將軍惻然深已爲意簡練

戎士繕修干戈

師古曰督繕補也

器用監惡

師古曰音公戶反

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

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補注劉放曰將軍二人但謂合

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周壽昌曰既云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尚不足為將軍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

舉二人先諫曰劉周說是哀紀建平四年冬詔將就拜孔鄉侯傅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

有食之

補注先謙曰明本為衛將軍因以晏為衛將軍更明為票騎將軍而兩人並大司馬故云又也據公卿表在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云辛亥賜

而丞相御史奏躬舉過上

繇是惡躬等

師古曰繇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繇與由同

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之策

日諛詐辭也音虛遠反

欲曰註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

補注先謙曰交遊交

結奔走之也為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名以求名也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曰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曰

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

義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

朝廷所進補注先謙曰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補注先謙曰官與

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補注先謙曰百官繫雒陽詔

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師古曰譁古呼字音火故反因僮仆

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血從鼻耳出食頃死補注先謙曰

年下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躬母聖坐祠竈祝詛

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補注周壽昌曰躬同

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

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

在中土皆免寵等徒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不提行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馬爾反爾注焉作鳥鴈華橫厲

鸞徘徊兮師古曰鸞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矰若浮焱

動則機兮師古曰矰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矰弋張設其焱若風

引作疾風也一切經音義十六歲暴風也初學記棘棘撿撿曷可棲兮師

無撿字宋說是也列子力命篇張湛注棧車謂編木爲之此言燕

棘眾盛如木之編列也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罔於說人之禍何用得

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

曰黃鵠早寡今七年不雙宛頸涕泣流兮崔蘭也張晏曰崔蘭草名

獨宿兮不與眾同冤讀同宛崔蘭也張晏曰崔蘭草名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爲大臣臣項曰崔蘭泣涕

闕干也師古曰賈說是崔音完補注先謙曰崔蘭即汝瀾之異文

李注詩經約義疏
心結悒兮張晏曰

傷肝沈欽韓曰結悒亂也孟康曰惜音骨補注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

忠良浸微也補注先謙曰除注上非謂忠良孽杳冥兮未開張晏曰

日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痛入天兮鳴諄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

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師古曰鳴諄者曰鳥自喻仰天光兮自

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謂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兮自

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秋風爲我唵浮雲爲

我陰師古曰唵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撫神龍兮

其須師古曰盥與擊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

高舉遠遊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如其

文者指上冤頸折翼若爲其萌兆耳先謙曰官本迴作迴引宋

日姚本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後數年乃

死如其文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崩通一說而喪三僞應劭曰

廟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補注先謙曰橫當作廣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

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爲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

僞之策而見納用也補注先謙曰集官本牛售是也誅夷不亦宜

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實三苗殛鯀也詩歌青蠅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椹梯春秋

君子無信讒言益蠅之爲蟲毀汙白黑曰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

呂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

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今將投之矣翬反諧隱公而殺之樂書構

補注先謙曰注桓作成避宋諱官本仍作桓後人所改樂書構

卻而晉厲弒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驪陵之戰卻至

嘗因是反秋厲公補注宋祁曰注文孫周姬本作孫同先謙曰豎

官本考證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鈞先謙案茂當作枝豎

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

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伯昭伯毀季平子於昭費息納女楚建走

應劭曰楚平王爲太子建娶於秦無忌補注先謙曰案此注語未

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補注先謙曰案此注語未

了疑有宰詬譏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詬曰伍

脫文屬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

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

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

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

寵乃刺殺之補注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

先謙曰孝當為考趙高敗斯二世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

執呂歸卒死於秦二世於望夷宮乞為伊戾坎盟宋痊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

黔首不聽乃縊而死呂故殺痊師古曰痊音在戈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

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伍江息夫傳第十五終

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萬石君石奮 補注沈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改正案嚴延年馮勤秦彭家世並有萬石之號 其父

趙人也趙亡徙溫 師古曰溫河內之縣補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 高祖東擊項籍

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 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 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 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 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曰

奮爲中涓受書謁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爲補注錢大昭曰陳平世

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爲漢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

王中涓受平謁卽其事也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戚者則皆居之故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

名其里爲戚里補注劉放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爲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

周壽昌曰索隱長安記戚里在城內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留姊
爲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
因石留名曰姊爲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

家而名曰姊爲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
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

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曰奮爲九卿迫

近憚之張晏曰曰其恭敬履度故難之補注周徙奮爲諸侯相奮

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

曰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補注先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

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

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爲二千石故

一門貴寵耳下煩曲說先謙曰王說是也迺舉集其門句屬下讀

則人臣尊寵四字語意不完且凡謂景計是奮集萬石之義已顯

其必云總合孝景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曰歲時爲

朝臣師古曰豫朝請補注沈欽韓曰尹文子天道篇魏王立賜獻

玉者千金食上大夫祿漢無上大夫通以中大夫二千石者

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

史記先謙曰軾子孫謂小吏來歸謁補注先謙曰謂官本作爲萬石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爲便坐師古曰便坐於

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補注王

皇疏申申心和也集解引馬注申申和舒之貌也不訓謹教此與

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

日顏說非也宜如晉訓作欣言僮僕皆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

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二字乎先謙曰

是唯謹師古曰唯已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

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

君家曰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曰爲不及也師古

重也補注王文彬曰論語文勝質則野皇疏質實也言齊魯尚質

行猶自以爲不及萬石君家下文言儒者文多質少兩質字義同

顏說建安二年郎中令王臧臣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未安

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長子建爲郎中

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師古曰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補注劉奉世曰建爲郎中令慶爲

有休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補注

沐也太子坐東廂視膳即于舍也上文云調親則在親竊問侍者取

所非私室矣顏說非先謙曰官本注舍上有之字蘇林曰臉音投賈逵

親中帶廁臉身自澣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臉音投賈逵

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盥木空中如曹謂之臉晉灼曰今世謂反

門小袖衫爲侯臉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衣也應臉者

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謂是矣酒音先禮反補注沈欽

韓曰孟康謂臉爲受糞雨是也說文臉築醢短版蓋糞雨以短版

爲之若云臉爲小衫何故言廟晉謂反問小袖衫爲侯臉按釋名

反問禱之小者也卻向著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問其襟也說

釋之以又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顏之謂非李慈銘

曰清卽今固宇曹當作槽臉當作雀淮南注雀空也先謙曰集解

引論中受糞函者也作盜行中受糞者也下臉亦作雀反門作反

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

上巳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補

連到放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問之

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

補先錄曰史記無謝字

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

師古曰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

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余補注先注未是先謙案反言之是也而云當如

迺謝罷慶

師古曰慶及諸

此乎則非固當語意頗注未嘗不是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

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

補注齊召南曰按前文云

畜年十五爲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洪亮吉日奮卒時

年九十六先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謙曰洪說是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

曲者爲尾并四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

補注先謙曰獲譴史記作上譴下有甚惶恐三

點爲四足凡五

字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補注周壽昌曰公卿表不載御出師古曰爲上御

車而上問車中幾馬慶曰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

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

曰不治言無所治補注王文彬曰爲立石相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生祠之始

不治猶言無爲先謙曰史記作不言元狩元年前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

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本七作十案慶元鼎二年爲御史大夫通七歲作十者誤也元鼎五年

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曰

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牧巨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

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

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

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

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倚丞相也補注先謙曰慶醇

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

所忠九卿咸宣

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三人補注先謙曰宮木三作二是忠見郊祀志司馬

相如諸傳宣見酷吏傳

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

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呂適

之

師古曰適策曰適

上呂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特原之以其議

不合事理非慶所能爲也

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呂下議爲請者慶慙

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呂輔治城郭倉廩空虛

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

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

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

泛濫十餘

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

師古曰墮填也音同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

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

補注劉奉世曰後有濟淮

禮嵩嶽通八神

江則不特東方州也

宋祁曰注諸州字當作侯禮嵩嶽通八神

呂合宣房

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

房塞決河也

事見溝洫志

濟淮江歷山濱海

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

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師古曰惟思也

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

民法曰禁重賦

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

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曰自便也

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

流民多少課吏殿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

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

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

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

日天見神物是以瑞氣相應故曰氣是曰切比閭里知吏姦邪

應地理志風雨時節有和氣之應

日比校考也音頻寐反補注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

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爲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

故官曠民愁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

其官補注先謙曰然則猶然而言朕意委任有司然而官曠民愁

至於盜賊公行也古者則與而同義說見王引之經傳釋詞文選

鄒陽上吳王書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責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本書

鄒陽傳然則作然而燕策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

說秦史記蘇秦傳然而作然

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

則是然而與然則同義也

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

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

也師古曰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曰與徙四十萬口

補注劉奉世曰

搖蕩百姓

師古曰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

服虔曰率坐

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爲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

補注王文彬曰孟子變其殺率陸注率法也言無罪而坐以適徙

之法服說近之特不當言刑耳

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

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爲庶人

服虔曰慶自己居相位不

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

師古曰懷此志補注先謙曰志官本

勦危之而辭位

師古曰搖動百姓使

欲安歸難乎師古曰已此危

何人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

反室自己爲得許欲上印綬掾史己爲見責甚深而終曰反室者

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

師古曰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

事慶爲丞相文深審詭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

慶愛之上曰德嗣後爲太常坐法免國除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生廟牲瘦入穀贖論恩釋

侯表坐失法問上嗣不如令完爲城旦

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

十三人

補注先謙曰至史記有更字

及慶死後稍曰罪去孝謹衰矣

衛箱代大陵人也

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大陵縣屬太原不屬代郡漢初以山南太原之地屬代國故繫大陵於

代先謙曰文三王傳太原王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卽其時也

曰戲車爲郎事文帝

服虔曰力士能扶戲

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除狹篇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戲

車謂理威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府御覽五百六十六梁元帝集要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賦通典樂六舞輪仗

蓋今之戲車輪者

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宅

師古曰無宅餘志念也補注王先慎曰謂無宅材能也與

下文無宅賜義別額說非

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箱稱病不行

張晏曰恐文帝

謂孫有二心事太子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箱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

不孰何箱

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卽問也

通語不須解爲借問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不諶呵箱疑誰呵是誰何之譌

箱曰曰謹力勉力爲謹

慎日日益甚補注先謙曰詩烝民威儀是力勤謹顏說非景帝幸

也本書司馬遷王莽傳注並同謹力猶言勤謹顏說非景帝幸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已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

注先謙曰駭官本綰曰臣代歲車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臣幸得

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

何也師古曰言以對曰死罪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死罪實病

字似不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

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清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

補注沈欽韓曰施讀如字言劍服用所施故常易也先謙曰古人

佩劍乃常施而常易者施讀如字於義爲備不勞改讀沈說是也

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讀在削室之

反補注周壽昌曰劍在削室不待言盛謂什襲藏之以敬君賜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不與宅將爭有功常讓宅將上曰爲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心賜之內無他惡補注宋祁云一本宅作

服是忠實也無宅

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

補注先諫曰

吳楚反詔

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

補注先諫曰公卿表在孝景三年

三歲

呂軍功封綰爲建陵侯明年

補注先諫曰

按表綰以六年四月封

明年者擊吳楚之明年也

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

師古曰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補注先諫曰

栗卿引蘇林曰栗太子男也如

上曰綰爲長者不忍

補注周壽昌

循京師籍任此官帝恐其長者不忍盡力治捕也

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

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

桃侯舍爲丞相

師古曰劉舍補注先諫曰公卿表中三年下書綰爲丞相賈四

歲五字當

朝奏事如職所奏

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補注然自初

宦官至相終無可言

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

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尚黃

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皆綰言導之僅附見於紀

可言謂無可營議也上曰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

補注周壽昌曰據武紀公卿表實嬰傳中字當正作初

丞

相曰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

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

理之而籍不申其冤補注先謙曰君字蓋詔書稱之史駁文

免之

補注先謙曰據實嬰傳稱病以免也

後薨補注先謙

曰據表推之葬在元光四年

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

補注先謙曰官本持上有將字

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師古曰諡其盜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諡

作疑是史記同舍郎作金主亡作妄屬下文讀是也言覺義已備言覺亡轉不成義疑本作妄轉寫誤脫其半耳

不疑謝

有之

師古曰告云實取補注宋祁曰別本無謝字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

大慙曰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

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景帝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

爲衛尉此傳脫令字中大夫令本衛尉也景帝初改後復先謙曰錢高非也據史記稍遷上有文帝稱衆四字是文帝時遷官不得

據景帝中六年之中大夫令實之郎比三百石四百石至六百石中大夫比二千石皆無員由郎稍遷合是中大夫不應遽遷九卿

也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師古曰當於朝廷見人謂廷官也先謙曰補注劉敞曰朝廷見人謂廷官也先謙曰

見顯也見人猶言顯者劉說見也

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盜嫂何也

古

曰盜謂私之

不疑問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呂二

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

補注錢大昭曰據表由衛尉遷

天子修

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

師古曰塞音先代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

桃林塞地也

武帝卽位與丞相綰俱已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

官如故

補注先謙曰如前任者所爲非有大利害不輕改變也

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

好立名稱爲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補注齊召

南曰史記不疑子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名彭祖也

周仁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周文其字也

其先任城人也已璽見

師古曰見於天子

景帝爲

太子時爲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中令仁

爲人陰重不泄

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淫故謂之是已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

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服張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常衣弊

補衣溺袴期爲不潔清

師古曰故爲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

注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絮矣此常袴溺溼其上不洗濯

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何焯曰爲郎中令侍

中不敢滿乃爲小袴以藉慎之至也王文彬曰急就篇襜褕必

藉袴禪顏注袴合襜褕之種廣雅禪無襜者謂之襜褕此則袴必

有襜此謂袴蓋於大袴之中別爲小袴以承消者顏說是也妨信

謂故語總則謂謂飲酸醋飲甜飲甜飲甜飲甜飲甜飲甜飲甜飲甜

擲詩不捨故常如此非至帝所始然何謂爲慎之至失之李慈銘

曰謂本禹貢消水既西之消字借爲沈休之休字音奴歷切又借

爲便尿之屎字音奴切說文尾部屎人小便也從尾水會意今

禹貢水名皆借用弱字而休屎二字用者匙也清同淨本字當作

引宋福云越本作期爲不潔清曰是得幸入臥內補注王文彬曰

季不泄言帝知其入懷密故得幸入臥內也至微衣溺袴云云特

牽連及之非得幸之由如劉說是人內供奉者必皆不潔矣因不

潔而得幸理之所無且劉說云於後宮祕戲補注先諫曰於上史

人惡遠之又何以得至後宮乎是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

奪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善惡補注先諫曰下

云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爲無所推薦而此問人乃是仁曰上

以其人之材賢爲問也如顏說則然亦無所毀爲贊文矣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補注先諫曰史記如此作以此

屬下讀與上文以是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

終常讓不敢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終字諸侯羣臣賂遺終無

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請敬難之補注王先慎曰

敬之耳重字當訓敬不必牽涉下文仁乃仁乃病免目二千石祿

病免並訓爲難也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

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音驅則各本

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歐孝文時

曰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

說者云刑刑名家名家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

注劉攽曰子謂刑名家者即并學兩家術耳沈欽韓曰趙策蘇子謂

秦王曰刑名家者即并學兩家術耳沈欽韓曰趙策蘇子謂

爲非曰刑名家者即并學兩家術耳沈欽韓曰趙策蘇子謂

形韓詩外傳六作刑是其證也史遷云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

儉而善失眞藝文志中商之徒爲法家尹文公孫龍等爲名家二

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爲刑名蓋錯學刑名於張恢生者是也

張歐所治則公孫龍之刑名也先謀曰沈說極然其人長者若是治非公

孫龍之刑名即鼂錯所治之刑名故下云然其人長者若是治非公

家之學則然字爲贊文矣又歷言其不言按人具獄涕泣以明長

者之實見歐治刑名然其人不可深故可嘉也下文然其人長者

史記作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重言以見意語尤明員官本

注一作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

安國爲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歐代安國爲御史大夫

請退則在元朔中耳表於景帝五年書安邱侯張歐爲奉常據傳

歐爲安邱侯說少子未嘗嗣侯此表之誤也又表於景帝元年中尉

廷尉歐不書姓疑亦張歐也先謙曰表考武建元元年中尉歐歐得

張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下書中尉張歐代安國是其名歐歐歐得

互寫歐爲吏未嘗言按人朝曰誠長者處官師古曰朝與專官屬

也師古曰朝與專官屬曰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

注文舊本番作轡先謙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如滄曰

日案若今言平反也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獄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

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而之同義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囚封上其奏使知當死

必面封者恐囚有冤也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今

時諫鞫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四則呼與家屬
告罪問其服否晉說是周壽昌曰據晉注則似本文元有對字奪
去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呂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
陵子孫咸主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

師古曰與讀日敷補注先謙曰史記止贊三人不及塞侯

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濶君子諷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
篤行君子矣案塞侯受譴不自明君子以爲非直道故不取之

是曰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汗君子

譏之

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
君子譏之蓋以爲非大臣之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終

漢書四十六